

艺海兰心 桃李芳华（三十四）



两岸传承停不住，薪火递过万重山

文◎宋国强 韩旭

20年前，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还叫北京戏曲学校，也是在暑期档，学校派出多名老师到当时的台湾戏曲专科学校进行京剧艺术教学。老师们倾囊相授，学生认真学艺，一个暑期下来，师生们反响热烈：若论起根儿来，京剧还是在北京，在北戏。

数年前，刘侗院长到现在的台湾戏曲学院参访，忆及多年前的那次交流，双方都深有感触：都是炎黄子孙，都从事京剧艺术事业，应该加强交流，让国粹在两岸开出绚烂之花。那以后，台湾戏曲学院每年都派出学生，来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学戏，然后将古老的戏曲艺术带回到台湾，在那里发扬光大。

2015年8月18日，台湾戏曲学院京剧专业学生北戏研习结业仪式及汇报演出，在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排演场四层举行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港澳台办台湾处处长廖兵，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刘侗、副院长许翠，台湾戏曲学院带队老师张旭南参加此次仪式。

仪式中，台湾带队老师张旭南对此次研习营做了讲话，除了感谢北戏的精心安排，还希望两校之间能够有更多机会互相学习，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。刘侗院长也对这次的研习营给予了肯定，大家共同努力就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学习到真正的知识，学习到京剧精髓。也希望以后能够继续加强两校之间的合作，共创佳绩。文化部港澳台办台湾处处长廖兵表示，此次北戏研习营对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希望同学们能够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。

学戏先要学做人

关静蘭老师领着她的台湾学生林庭瑜坐到了我面前。甫一坐定，学生拿出老师的茶杯，把茶水倒好。我忍不住夸了一句：“女孩子家很懂规矩。”关老师一下就笑了，“我这学生特别懂礼貌。我一共带了4个台湾的学生，另

外3个也都很讲规矩的。”

论起规矩，关老师极为推崇京剧大家，“那些老先生们对弟子要求非常严格，拿我的师兄张学津来说，名门之后，基础扎实，往台上那么一站，显得格外精神。他常在人前说，我这样子，在王少楼老师那里是几十遍都通不过的。学京剧没有捷径。我是1959年考入北戏的，分派我学花旦，老师带我们去张先生家学戏。毕业后分到北京京剧院。1980年，恢复了传统戏，张先生创作了《状元媒》，新编戏，他把这个戏传授给我。先生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教，最后觉得满意，就说：以后有人来学戏，就以你们这个版本为准了。就好比接力赛，这样传下去。后来学穆桂英挂帅，最高分95分，给了我100分。后来彭真市长来看戏，他说要加点出征的场面。按照他的意见改了，更好看了。”

说起台湾学生学戏，关老师在极力称赞的同时，也指出了他们的问题：“我问他们基础怎么样，他们一开口说话，我就全都明白了。京剧讲字正腔圆，不能倒了，字和腔的关系要处理好。张派是很讲韵味的，在台湾她们没有学过张派戏，她们只是觉得，又好听，又复杂。我把一个唱腔分几个段落来教她们，反复唱。集体唱完了再一个一个唱。觉得陌生的，或是找不着音了，我就带她们找。每天半天，一周六天。她们学戏态度很认真，很努力。小林这孩子悟性高，所以她就有悟。送往那段二六，心里有东西，有活动，不空。”

林庭瑜对关老师很是崇敬，“我学戏12年了，演出机会少，实践不够，接触张派的机会少之又少。所以这次来北京，能够跟关老师学习，我感觉特别有动力，对知识非常渴望。”

基础太重要了

蔡宝杰是本校退休的老师，教了20多年戏，他认为中专阶段是学戏的命脉，这个时段最为关键，等到了大学就基本属于自学了。

“我带的台湾学生里有大二的，但老师更换得比较频繁，连贯性就差了些。这次来的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我还是不太满意。台湾的师资力量不够，再加上地域的差别，教起来也吃力。原先的老师是剧团来的，教两天就走了。最基础的东西没打牢，学得不够系统，不怪学生。这些学生架子搭起来了，里面没东西，有些空洞。一开始我有点着急，这次来的都是佼佼者，我的责任就更重。我教了很多尖子学生，他们最初也都是中等水平，几年学下来，成绩就上去了。对这些台湾学生我也是这样的想法：来北京后一定要有收获。每天四节课，



文化部港澳台办台湾处处长廖兵观看学生汇报

很累，不停地讲，不停地示范。目前我教了吐字发声，走台表演，我告诉他们回去后的训练计划。台湾学生很有自制力，他们从来不迟到早退，纪律特别好。这点大陆学生是要好好学的。尊重老师，文明礼貌，非常不错。”

张士纲这个小伙子看着比较文弱，他说，

“我从小身体就很虚，查了好几次也查不出来是什么毛病，妈妈让我去北戏练功，练着练着就有了兴趣，就喜欢上京剧了。来了北京才真正知道我和北京的学生差距有多大。没办法，那就用功学吧。张老师教我用词，吐字发声，用很多形容词来形容，很生动活泼，很形象，学起来就容易理解。比如‘藕断丝连’这个成语，深深感受这里头的意思，字头字尾，枣核形。黄花鱼、带鱼，等等。越学就越发现自身



院长（左一）下课堂关心学生学习情况

的很多不足。我在变声期，倒仓，许多地方唱不好。很多技巧没练好，但我一定会抓紧时间坚持练习，回台湾后要更加努力。

艺术是要有激情的

两个年轻人都是一身的皂服，一前一后走了进来。我起初有些迟疑，说好是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来接受采访的，这回怎么是两个学生呢？一问才知道，前头的那个是刘佳老师，国家京剧院的二级演员，武丑；后面那个是刘老师的台湾学生王咏增。

说到长相，刘佳老师自己也不好意思，“33了，长了一张娃娃脸，师兄们都拿我当小弟弟。虽然演武丑，但语气非常讲究，七分文三分武，张春华老师教我注重念白和表演。这是教台湾班的一大难点。北京的孩子学京剧本就很难，讲闽南方言的孩子学起来就更难了。还有就是舞台经验问题。我这个学生小王很认真，一讲就开窍，苦于没有舞台经验，学生味重。这个还是比较好解决的，多上上台就可以了。18号汇报演出，《刺巴杰》，又名《酸枣岭》，一折，小王的角色讲究音色，叶派，粗犷，他接触得可能少，在台湾常见的是白鼻梁戏。武丑讲究精致。小王跟我一样很内向，话不多，但一到台上就像变了个人一样。这是演员基本素质，要有激情。我长了张娃娃脸，又

把他们当朋友处，他们学习起来也就更踏实，进步更快。”

王咏增10岁开始学京剧，如今学习京剧10年，对京剧的兴趣越来越浓厚。今年已经是第三次来北京了，每次来学戏都很有收获。

“跟刘老师学也没压力，放得开。我加了刘老师的微信，有问题了可以随时请教。”

刘老师说，“有疑问，他拍了照随时发给我，我看后提点意见。”

感谢北戏老师的细心周到

王佩宣在台湾自幼学习京剧，她是女生，但由于身材高挑，就被分进了小生组。她说在台湾由于学习戏曲的人不多，女小生不算稀罕。如今王佩宣学习京剧已有10个年头，北戏往年暑期举办的台湾戏曲培训班，她期期都参加，算上今年已经参加过三次。

由于名额有限，王佩宣每次参加培训班都要经过台湾校方的甄选。这次被学院选中后，她填报的学习剧目是《牡丹亭》“拾画”一折。她解释说，之所以选择昆曲，是因为昆曲的表演要求很细致，几乎每一个动作都有严格标准，学了昆曲有利于扎实基础，在京剧的表演上有大幅度提升。但台湾教授昆曲的老师不多，因此王佩宣非常珍惜来北京学习的机会。

对此，北戏特意邀请曾宝玉老师授课。曾老师说，这是他第一次教授女小生，王佩宣的嗓音、扮相等条件都很不错，之前对昆曲也有一定了解。教授《牡丹亭》“拾画”一折，他先从唱念教起，因为把唱念学熟了之后才能很好地掌握身段的表演。曾老师说，不论唱念还是后面的身段，内容繁复、标准严格，要学会是很难的，特别是学习时间不到一个月，确实有一点仓促。

学习期间，由于王佩宣有演出任务，飞回台湾十来天，这样留给曾老师教授的时间只有半个多月。学习一折昆曲，可谓难上加难。但

令曾老师没想到的是，由于王佩宣有一定的昆曲基础，她的学习能力又很强，很快就进入了学习状态，而且王佩宣的学习热情很高，用了不到一周，就把唱念学熟了，之后身段的表演学得也很快。另外，她飞回台湾演出的十天，闲暇之余还会温习刚学习的内容。曾老师说，之前授课没有遇到过像王佩宣这样掌握知识这么快的，可见学习的态度很重要。

王佩宣说，想要借此采访机会，对北戏老师说一声感谢。虽然学习的时间十分仓促短暂，但北戏的老师非常关照他们的生活，给她感触最深的是食堂的饭菜，来之前还怕北方饭菜油腻，自己吃不惯，但来了之后，发现戏校老师就饭菜的口味做了调整，这让他们免除了后顾之忧，才能够踏实学习。

开蒙戏夯实基础

李家德在台湾戏曲学院读大一，和其他大部分自幼学习京剧的梨园子弟不同。他儿时学习歌仔戏出身，歌仔戏是福建及台湾的汉族传统戏曲之一。在学习歌仔戏练功的时候，李家德发现练功老师通常都是京剧老师，他渐渐被京剧的艺术魅力所吸引。于是，原本在歌仔戏中以武为主的他，上大学后就改行学了京剧武生。

由于李家德立志京剧艺术，学校就把这次难得的深造机会留给了他。来北戏前，他和另外两位学员商量学什么戏最有裨益，最后选择了《石秀探庄》这出武生开蒙戏。李家德说，《石秀探庄》这出戏他没有学过，因此想暑假通过学习这出戏将基本功打扎实些。

张晓波老师是这次研习营的武生组老师。张老师介绍，包括老生、小生、武生等学生都拿《石秀探庄》作为学艺的开蒙戏。《石秀探庄》是载歌载舞的一出戏，虽不开打，但有很多武的动作，横平竖直，对演员动作的规范很有帮助。另外，戏中唱的曲牌也有不少，可以使学生对京剧的唱腔更加熟悉。

“总的来说《石秀探庄》的难度不是很大，特别对于他们这些大学生来说，领悟起来不成问题。”张老师说，“两个武生一个小生，这三个孩子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。底子好、刻苦、爱琢磨，还特别懂礼貌，所以这出戏他们学得非常快。”

在开班之前，北戏的领导特别嘱咐老师，希望老师能够举一反三，让台湾学生进步多一些。在教学当中，张老师就拿《石秀探庄》以点带面，讲到这个动作时，会联系其他戏中的人物动作，所以经常会“跑题”。

在谈到这次学习的收获时，李家德说，通过学习，觉得自己的表演比以前更扎实了，非常感谢张老师为我们近一个月学习的辛勤付出。

牺牲休息时间，老师的行止受感动

王亮亮是此次暑假培训班的花脸组老师。对于这些台湾的学生，他的整体印象是自觉性、自律性、学习的态度都很不错。“这些孩子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年纪，有的是大学生，有的已经在团里工作了。你能感觉出来，他们的悟性很高，一点就透。”王亮亮说道。

这回花脸组教授的是《连环套》“坐寨盗马”一折中“盗马”一段，是双方共同协商后的选择。“盗马”这一段包括了唱念做打方方面面的功夫，能把京剧基础打得更牢固。

在教学过程中王老师坦言，自己并未遇到多少困难，唯一的问题就是学生的基本功需要加强。但这是所有的学生都会面临的问题，所以只要态度端正，问题自然迎刃而解。

欧阳霆是花脸组三位台湾学生之一。他的军人父亲认为京剧是传统的艺术文化，便把年少的欧阳霆送到北戏学习京剧。因为长得浓眉大眼、面阔颐方，欧阳霆进北戏不久就被分进花脸组，学到今日已有十三年时间。

这是欧阳霆第二次来北戏深造。这次学习，他感触最深的就是王亮亮老师的言传身

教。上课时亲自示范，课后，老师常常会牺牲休息时间，来练功房，带着大家一起练基本功。“每天安排半天课程，但我想让他们多练习，授课时间有限，我要争取让学生们尽可能多地学习到东西”王老师说。

《连环套》的“盗马”欧阳霆小时学过，因此开初听说学这一折时，他心里问，这出戏以前都学了，还学什么呢？但是在跟着王老师学习的过程中，他发现了很多以前从未关注过、从未学习过的知识，并且马上对这出戏产生了兴趣。这个“盗马”包含了更多的规范性，有板有眼。这一个月下来，欧阳霆收获良多。

欧阳霆坦言，老师牺牲休息时间来陪他们训练很受感动。培训期间，他听说有同学的道具找不到了，北戏的老师放下手中的工作，全程陪同学寻找丢失的道具，并到监控室仔细查看监控录像，这些小事都非常令人感动。

有挑战才有收获

在研习营开办之前，京胡老师王媛媛接到台湾戏曲学院负责老师的电话，想介绍一个学生学习京胡，并嘱咐说这个学生学习比较慢，希望教授一些相对简单的戏。王媛媛老师认为，需要先对学生的基础有了一定的了解，再根据她的水平，选择适合她学习的剧目。

这个学生名叫凌瑜彦，她是研习营开办三届以来第一位深造京胡的学生。她自小学五年级起学习京胡，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学院的附设京剧团工作。由于团里乐队的京胡没有空缺名额，便改拉京二胡。她积极向上，希望有机会深造技艺。2014年本打算来北戏深造，但由于工作原因失之交臂，所以今年暑假特意申请过来学习，并提出想要学《文昭关》一出。

“在我们这行里有句话叫‘三斩一碰文昭关’，言外之意这几出戏学起来都非常难，尤其《文昭关》。”王老师说。由于凌瑜彦在

团里工作两年，一直拉京二胡青衣旦角戏较多，京二胡在技法和力度上与京胡本就不同，况且《文昭关》又是一出老生戏。王老师以为凌瑜彦学起来会很吃力。但待到凌瑜彦拉了一出后，王老师发现她拉得很棒，领悟能力也非常强。仅用一周时间，凌瑜彦不仅学会了《文昭关》，还把这次研习营汇报表演的《红线盗盒》和“坐寨盗马”一折都学会了。

“我没有想到她有一些京剧打击乐的基础，《文昭关》这出戏就难在后面京胡与打击乐的紧密配合，头几遍很容易出差错，找不到点上，但她第一遍就和鼓师合上了。”王老师兴致勃勃地说，“汇报演出的时候，我就给她申请了三出戏的伴奏，特别是《文昭关》，希望她通过演出实践的机会，彻底把这出戏学扎实了。”

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收获

花旦组老师岳芳晖此次研习营教授的是《牡丹亭》中“春香闹学”一折。此戏属昆曲剧目，亦是花旦演员的应工戏，包含了唱念做舞的全部功力，时长达45分钟之久。从台湾来的花旦学生名叫郭品彣，原本接触的昆曲剧目不多，因此一上来学习“春香闹学”便遇到了一个瓶颈期。

还好郭品彣学习特别认真积极，课余仍抓紧时间练习、揣摩，加之岳老师的谆谆教导，瓶颈期只用一周时间就已度过。学习“春香闹学”主要包括两个阶段，第一阶段是唱念的学习，唱念学熟了后，再根据唱念学习身段、舞的表演等。在学习唱念的阶段，由于“春香闹学”有大段的念白，而郭品彣接触昆曲大段念白的机会不多，加上台湾人咬字的原因，因此成了第一个挑战。之后在第二个阶段，在表演的柔美与眼神的灵动上，郭品彣也有所欠缺，经过岳老师的一番指导后，也得到了改善。

自开办研习营以来，郭品彣可以说期期不落。她说：“当初和老师商量学什么戏，老师

说需要加强我表演的节奏感，昆曲这种曲牌体刚好可以做到，然后就定了‘春香闹学’。每次来到这里学习感觉都有很多收获，因为是一对一教学，老师教得非常仔细，我有些不懂的地方老师会亲自作示范，不会像一般上课讲一讲就过，所以我的收获很大。”

从眼中看出学戏的渴望

程荣作为武旦组的老师，教授的是《红线盗盒》这出花旦、武旦两门抱的剧目，戏里表演技巧很多。程老师说：“这些台湾的孩子基本功比较扎实，但戏曲的整体基础稍差。我2013年去过一次台湾，也是给他们的20多个学生教这出戏，感觉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。但他们有一点特别好，特别好学，你能从他们眼睛里看出那种学戏的渴望。”

程老师的教学方法是先学形后学神，先把基础的东西掌握，再一点一点加上难的内容。当然面临的挑战也存在，即响排次数有限，必须让学生自己私下根据录音、录像练习所谓“抻气”来增加体能，否则唱到后面，连舞带唱会因为气息不稳唱不上去。

谈到教学中的问题，程老师说，主要是这些孩子的基础方面，规范性弱一些，表演时不会用腰，有一些动作术语不知道。但这些孩子非常认真，非常好学，所以每天教每天都能看到他们的进步。

武旦学生吕家男说：“《红线盗盒》这出戏在台湾也没有什么人演过，所以能有机会把这出戏学下来非常荣幸。这出戏连唱带舞，能学的内容很多，也让我在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收获。比如气息的运用，一开始又唱又动，就会喘，我们通过排练，增加体能，让观众看不出我们喘。还有身段表演中老师说的不会用腰，现在也好了一点。至于一些动作和眼神的表演，经过老师指点，做出来会比原来看着更美了。总之如果问收获有哪些，几乎所有的一



学生汇报演出

切都有收获。”

戏校老师的体会

第二次带领台湾研习营，在安排学生们培训的同时，我也在学习、在进步，我看到了领导和参与培训的同事的努力。

在学习上，为学生安排教师及学习剧目之前，院领导直接联系台湾带队老师，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，再根据学生自身情况，安排适合学生的老师和学习的剧目。在教室安排上，全部给学生准备有空调、有地毯的教室。开班之前，我们亲自带领学生去道具室领取道具。学习过程中，严格记录学生考勤，为他们拍照、录像，留一些素材；在生活上，宿管老师给学生准备了新的被褥，将房间打扫得干净整洁，每个房间配备WIFI、热水壶等生活必备品。我们还特意和食堂主管沟通，为台湾学生准备清淡的饮食，食堂每天变换花样地为学生准备三餐，用心良苦。有几位同学往返北京的时间与其他同学不一致，为保证学生安全，即使夜里12点的班机，我们还是照样安排司机师傅接送。

我们的共同目标，就是给孩子们创造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，让他们能够踏踏实实学习。孩子们也很努力，他们谦虚、勤奋、上进，相信此次培训能够使他们进步、学有所成。

(编辑·韩旭)

e-mail hanxu716@126.com